大觀錄

大觀錄宋君臣法書卷三目錄

大觀録宋君臣法書卷二

吳郡吳升子敏彙輯

仁宗知恤詔

砑花淡黃麻紙本高一尺長七尺字徑寸大十七日

三字大于詔中書上壓方璽敕字倍大書法豐肥蒼

老墨氣精奕斷非令史所辦第或定爲唐明皇或指

爲宋太宗按唐自高祖至玄宗已歷五朝不應稱三

聖宋自藝祖至太宗兄終弟及僅一朝耳又無緣稱

三聖余直定爲仁宗應俟博雅君子考證之

敕毛應佺朕念三聖之愛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簡

恤王章深切丁寧斯爲至矣方郡官長如能刻意遵奉與

我共此何患不臻于訟息而法平哉今歊燠戒時動植咸

茂而圜牆幽圄猶有縶縲愀然以思當食興歎汝宜體是

憂惻加於撫循無使狴犴之間重有淪胥之困躬勤省察稱朕意焉敕書到日汝可速指揮塗飾灑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洗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刻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仍散下管內汝宜常切提舉毋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璽十七日　敕

徽宗宸翰二詩帖

帝御諱佶哲宗弟天縱多能怡情詩畫正楷行草筆勢勁逸初學薛稷後變其法自成一體名曰瘦金意度天然未可以象迹求也此七五律詩各一首白紙本高九寸闊一尺八寸餘十行

欲借嵯峨萬仞崇故將工巧狀層峯數尋蒼色如煙合一片盤根似蘚封院宇接連常藉竹池亭掩映却憑松分明裝出依巖寺只欠清宵幾韻鐘

風霜正臘辰早見幾枝新預荷東皇化偷回北苑春旗槍雖不類蕣蘗似堪倫已有清榮諭終難混棘榛

宋徽宗正書千文卷

徽廟萬機之暇留神翰墨行草正楷筆勢勁逸初學薛稷後變其法自成一家名曰瘦金書今卷軸標簽是也此卷白紙五接高九寸長九尺瘦金墨書徑寸大每行十字共一百行又首目一行末款二行上壓御書瓢印左右角鈐長樂未央雪堂二印按崇寧甲申帝御極之四年貫方供奉明金局也

千字文

崇寧甲申歲宣和殿書賜童貫

御府之印　長樂未央　雪堂

徽廟圜丘季享敕書

五色蜀素五幅通高一尺二寸首幅黃色闊一尺二寸五分次幅淡黃色闊一尺六寸五分三幅碧色闊一尺五寸五分四幅淡黃色闊一尺六寸五幅黃色闊一尺五寸週素用泥金繪花鳳金雖脫落形質具存字大及二寸行體清勁每行五六字末行七字共十四行前後御書之寶大璽五方第一方壓朕字上餘鈐縫末草書大敕字依奏二字上壓小璽後附鄭

相劄子袁清容跋疏系典故甚核

朕肆求盛典恭事方丘馳清蹕以惟寅奉黃琮而致恪爰即一陰之始式陳三獻之儀乃顧嬪嬙不妄協贊宜加寵錫以示眷懷迄用有成用宏茲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三日

勑依奏

臣近准議禮局承受內客省使賈祥奉宣聖旨
皇后受冊捧冊寶陞殿作至安之曲欲望聖慈許令修
撰樂章添入今來所用儀注取進止 十二月日觀文
殿學士正奉大夫中太一宮兼侍讀臣鄭居中劄子
故事圜丘明堂孟享宿齋之夕六宮起居奉表學士所
撰翌日復命他學士作宣答詞車駕還宮始賀慶成及
錫賚亦皆學士所爲詞臣書詔填委蓋不止是也自元
祐以後罷合祭儀文悉倍舊規國用不足二蔡之徒悉
遵王安石熙豐理財之法史官書之未嘗不慨嘆也鄭
皇后三爲妃嬪始正后位實大觀四年之十月今觀太
宰鄭公奏撰樂章之文在十二月實此年也鄭相居中
世居開封三開茅社雖緣椒掖之貴而其子孫殆有能

以詩書自顯都承公與裔詳習刑政今世所行大理格目實自公始蟬聯宮簿見於周文忠公所爲墓碑四世孫出示手敕足以見一時文物之美噫翩翩不富書之戒又何其速也延祐三年五月甲子史官袁桷書

高宗書樂毅論

帝御諱構祐陵第九子也真行草書天縱之能無不造妙嘗云學書必以鍾王爲法朕得王獻之洛神賦九行置之几閒日閱數十遍覺于書有所得白紋紙本色澤極佳臨右軍楷法珠圓玉潤骨肉停勻首行樂毅論下押德壽殿御書方璽末行德壽殿書押御書二字大方璽周必大書尾紙高宗宸翰之美爲有宋諸君冠畫之冠其祕蹟流傳人間者如洛神賦女孝經甘泉賦晉唐墨蹟贊靈寶度人經少陵古詩絹本黃庭經紙本黃庭經桃花源記隨宜詩二十四卷詩後赤壁賦歸去來辭合有數十種惜予生腕晩遲佪二十年未獲盡錄展轉于懷終不能舍然耳

樂毅論

德壽殿書
臣伏讀高宗皇帝翰墨志云魏晉以來筆法無不臨摹
又云每得右軍之書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少甘則已末
如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紹興三四年
間嘗臨羲之所書樂毅論以賜樞臣韓公肖之世傳高
氏石本閒節三十餘字得非御府別藏真蹟自不同耶
後六十有三年樞臣之孫前韶州守臣亞卿示臣使記
歲月恭惟龍鸞飛動衆所共窺天日清明臣何敢繪慶
元丙辰四月二十八日具位臣周必大謹再拜稽首書
其後

高宗書徽廟御集卷

白紙本紙色極佳楷書端謹全法曹娥碑結體指頂大計首行闕五六字自室則泣起至謹序止紙一接共三十二行另紙用壽鄉圖書一方後胡三省袁清容跋清容無款衡山跋考核精詳可稱此卷董狐也

室則泣天性慈惠克廣一祖六宗之仁心何勤如焉何君比焉故發爲訓詞則溫厚之言也作爲典誥則丁寧之誨也以至指麾邊機喻度利害英謀德意修省戒懼無不情文周密動千百言賦詠歌詩垂裕後昆者盈於策牘內禪之後時有篇章縱筆之書造于神化自升靈太微部帙不全顧惟菲德早膺慈訓夙夜思勉不敢怠忽爰命攸司凡御府所藏省寺所掌刻于金石者裒集之祕于人閒者賞取之編摹纂類悉有次第成書來上得一

百卷恭覽紬繹如奉音容之睟清日表之明潤追維曩昔
軍前使回迎鑾輿于應天蒙親解玉帶以賜歲月飄忽緬
懷恩育洙泗無從復依故實謹爲敘引用昭示成憲允伸
達孝若夫範圍天地表章六經與三才比隆並二典同煥
詔百世至于萬世則期與子孫共秪於明訓臣構謹序
聖有謨訓後之人寶而藏焉唐虞大訓三代傳寶之若
天球河圖諸器寶云乎哉閣藏御集宋以靖也越若高
宗裒祐陵遺墨藏于敷文凡百卷而親爲之序昔嘗觀
復古殿損齋諸書率肆筆而成此序則用楷法以崇孝
敬孝敬積于中而現于書法者徵是可觀已西清邃密
謹厥緘縢期于啓佑罔缺而復散落人間唏矣胡髯墮
弓抱而號慕彼一時也使其横棄道側大鴻力牧之後
有子孫者倘然見之當何如耶識者宜深有感于斯魏

文作典論明帝立石大學欲與五經並傳至於隋朝猶存其本典論之永其傳以有斯石立石初心固不望其入隋唐太宗觀煬帝集而語侍臣謂其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而行事則反是不知當時如蕭瑀虞世南輩亦在側否春秋爲尊者親者諱抑當重有感于斯也龍舒故吏胡三省拜手稽首敬書于袁桷清容齋

學自國家儀文典章之屬咸歸有司而文辭詔令亦各有主掌爲人主者宜若無爲以濟治平然猶兢兢然惟日不足豈其閒誠有所好而然也夫人生之所好患其淺而至于藝也藝成而下士或恥之况爲國乎天下之甚自古奸臣弄國遇明智之主則必內懼以俟其好好足以動人者不一乘其好以投未有不遂而人主爲尤之雖正猶或因之以塞其聰明移其耳目哀音怨歌相

與媮佚樂以亡國蓋有之矣謂不當使之讀書者是視人主爲何如也維昔祐陵以天縱之姿修立法度崇尚儒學一時姦臣懼其皆然遂使所好若近于藝未嘗不扼腕太息也家有御集百卷實思陵手書伏而讀之思昔時之時復重感于此既又惟思陵楷法遒麗方古之藝名者殆不能過然聞當時大臣正色立朝至有斥論書之臣于殿上而書尤若是吁是亦好之不失其正已

右宋高宗御書序文一首前有闕簡後稱臣稱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按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己巳宰臣進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于天章閣今序文無歲月豈卽當時所上耶後有龍舒故吏胡珵跋亦無歲月可考第云書于袁桷清容齋蓋元袁文清公伯長所藏伯長自跋亦闕其後按伯長生咸淳二年

宋士時纔十有四歲胡跋蓋作于易世之後故不書年月觀其書龍舒故吏而不稱臣可見已又云集藏敷文閣而史云天章按杭宋內府有寶文等十閣並貯諸帝御集而敷文實徽宗集所在天章則屬真廟而史云權奉安者豈當時敷文未成耶然前此侍臣已有帶敷文學士者而當時秦熺實爲奉安御集禮儀使鄭重如此不應閣尚未成此皆不可曉也惟宋多右文之主自真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致數百卷今皆不傳而其所以爲世輕重實不在此思陵詞翰尤號名家此文既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袁題識皆微致不滿之意豈帝王之學自有所重耶正德十六年歲在辛巳三月之望衡山文徵明書于停雲館

正德庚辰仲冬望後一日文彭敬觀

宋思陵行書付岳武穆手勅

白紙本高八寸長三尺行書字如錢大筆畫遒整覺

靈秀之氣拂拂從指中流出詔尾壓大璽一方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二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嘆無斁以卿素志殄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兀尤與諸頭領盡在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攻破其營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銳師要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吳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貴神速恐彼已爲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與王良臣應付錢糧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與卿一軍相諳熟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

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十九日二更付岳飛

此宋高宗手札岳武穆飛北伐之勅觀其詞氣體恤調度得宜以張韓劉楊爲犄角以王趙督錢糧慮兀朮遁去而促其速進中興事業成在旦夕其曰國爾志身其曰素志殄虜君上之知臣下三代以後實爲罕匹宜武穆之盡忠報國也夫何奸相旋沮之身死詔獄宋帝前何明而後何闇也書生曰內有奸相邊將何由立功信哉三復是勅志士不能不爲之隕涕云嘉靖四十有一載仲秋既望古檇李墨林項元汴謹識

高宗地黃帖

白紙本高七寸五分闊九寸四分正書約半寸大九行

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沈水得穉根重湯養陳新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融爲寒日餳嚥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宋孝宗御書政道卷

白紋紙本字指頂大墨氣濃郁孝宗書賜曾覿三字

上押御書之印卷首邊際鈐五雲生印林宗周印曾

覿跋書尾紙

張元素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上善其言賜曾覿

隆興二年中秋日臣覿等從上詣德壽宮謁見朝回上御內殿語臣等爲政恤民之道甚難任者蘇湖濱饑發封樁振濟運綱稽緩出內帑助調小民猶有瓊林大盈之言安知吾心哉顧政不勤則荒民不恤則怨人心然

也吾常戒慎不敢怠忽臣覿等拜手稽首謹稱賀曰誠
如聖言毋以逸豫爲期而思海宇之廣邊境之虞必使
人物咸若登春臺躋壽域而後可同樂也猗歟盛哉上
是日閱唐史至太宗與張玄素語隋主有好專之失親
灑宸翰以寄其思推廣唐太宗爲治之意語臣等曰吾
行有不逮卽時奏毋隱故書此以賜卿臣覿謹捧領謝
無任感激伏書于下八月十六日中大夫祕書監丞左
諫議臣曾覿記

盜宗止盜帖

帝御諱擴光宗長子受禪登極留神翰藻體傚思陵

此帖白紙高八寸闊一尺餘楷書大半寸許十六行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又嘗謂侍臣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亂國亂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宋王知微草書千字文

公名著字知微成都人在蜀明經及第蜀平歸宋授隆平主簿工書筆跡甚媚有家法太平興國三年遷史館祗候詳定篇韻六年召見賜緋直御書院太宗嘗命中使持示御札多所規益奉詔摹古法書搨石禁中今世所傳渲化閣帖是也端拱初擢殿中侍御史三年卒此卷牙色紙砑花帶粉高八寸長一丈烏絲欄共一百二行首尾各押中書省印一方行筆圓熟雖學過庭稍乏勁氣殆小禪縛律歟宋跋黃絹織藍絲元跋砑花箋烏絲與本身同並楷書而周主客越尤端嚴勁整蹟如星鳳僅此一覯耳

千字文

草書千字文　　侍書王著書

王著初爲隆平主簿太宗皇帝時著因進書召轉光祿寺丞侍書賜以章綬仍供職館殿太宗工書草行飛白神蹤冠世天格自高非臣下所可倫擬而著書雖豐妍純熟終慚踈慢及侍御前莫逞下筆著本臨學右軍行法爾後浸成院體今之書詔蓋著之源流臣越題

趙宣祖從周世宗征南唐得法書必以遺其次子是爲宋太宗即位後篤意翰墨遂爲一代彌文之盛淳化閣帖即其所作多命王著臨之他日米南宮自以爲高于著然太清樓帖不及祕閣本蓋以米體雜置魏晉乃不如著之醇也今世間所收內府舊藏羲獻及六朝人真蹟大概多唐人雙鉤及淳化搨本有逼真者宣和皆以七印識之與真價埒不可復辨此帖疑著臨智永本也鄉見宋思陵臨智永千文與此絕相類云廬陵歐陽玄

跋袁侍郎亨伯家所見至正丁酉七月初吉𧦬

宋王著字知微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世家京兆渭南祖貴入蜀遂爲成都人仕蜀爲主簿入朝累遷翰林侍書加殿中侍御史善書筆意婉媚頗多家法太宗嘗從學書黄庭堅以謂著用筆圓熟不易得也今是卷乃其行草千字文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鑑雅有一般態度亦有所漸者然耶予既藏之又重寶之傳者無忽焉

古檇李墨林山人項元汴敬述

李西臺千文卷

公名建中字得中蜀人太平興國二年中進士甲科歷官工部郎中判太府寺性簡靜恬于榮利前後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風土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詠每遊山水多留題自稱岩夫民伯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蝌蚪文字有詔嘉奬多藏古器名畫集三十卷大中祥符六年卒子周道周士周民此卷淡黃麻紙本正書帶行指頂大筆力沉着不露鋒稜體古厚不失濃肥是得力于虞永興者高宗時曾入御府有紹興璽宋元收藏藏印

景德二年秋八月伊川道士杜史裔孫巖夫民伯寫

西臺筆法冠于本朝還幸得一觀

黃友子正觀

陸才夫觀

白舜欽畢仲荀觀

喻陟明仲王樸才原王備仲文觀

國初五代無能書者唯西臺一人而已信爲奇蹟耳大觀丁亥孟冬大年題

觀西臺墨寶多矣世京所藏千文尤爲精妙晁端彥美叔題元祐元年初伏日

余家所藏書畫三見晁氏跋圃田潘勳唐老元祐二年上巳日題

九江竇嗣祖觀乙酉三月上旬休日

鄭圃李所宛丘康伯可獲攬

汪彥和丙午六月吉日觀

東坡謂林和靖書似西臺差少肉葢取其韻勝也至於矩檝古人始終不變則和靖所不及矣紹興五年秋七月已亥孟忠厚

歐褚虞陸窘于古人法度世人是古非今但見前賢名字已立不復更加評議如西臺作字圓轉飛動氣象飄逸亞鍾王矣然不得齊名數子者出於近世故也廣陵李樸德邵

嘗見世所謂李西臺書以爲前輩輕于許可及見此書乃知不我誣也余家藏千文三本僧高閑趙模與此高草書趙行書此則正書各有妙處覽者自當知之丁亥五月十二日因雨中閱法書重題虎林逸民

跋西臺墨蹟

此書深厚温醇有盛德若愚氣象稱西臺所作長洲吳寬于無錫鄒氏因題

西臺書世不多見此卷千文結體遒媚行筆醇古存風骨于肥厚之內按黃文節公庭堅評西臺書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又謂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律今觀此書信不誣也惟是題名爲隱語或以爲疑然宋元題識數人皆極稱賞而所謂杜史裔孫者固寓李姓其間也此其事雖不可考要之爲西臺書無疑其中殷敬匡恆字皆有闕筆蓋翼宣藝真四廟諱也建中真宗時人故所諱止此然玄朗字真廟以之事神尤所深禁而不避者蓋祥符五年始上聖祖尊號詔天下不得斥犯二字而此景德二年書實前七年也鄒君光

歴世寶此卷余借留齋中數月因題而歸之正德十年
五月廿又七日衡山文徵明題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巳月廿又二日後學文彭焚香盥
手敬觀西臺千文于周于舜六觀堂之南軒

陳亞之詩稿卷

公名洎字亞之彭城人官至鹽鐵副使皇祐初行河

還卒此卷紙本書法嚴整方稜勁峭與司馬文正同

一結搆宋跋自顏長道以下凡十二家中司馬公跋

已懸餅金購去可悵耳公孫爲師仲師道而師道字

無已尤高介有節故手澤所在熙祐諸名賢樂爲題

識也雖無款已與川岳同壽

離郭店馬上迴寄鄉知

迴望離亭映楚山慨然西笑入長安貪程野僕擔書引惜

別鄉人駐足觀霞襯曙光烘積靄柳和春色蕩輕寒遥期

此地歸來日迎取相如駟馬看

呼樹止陵陽逢辰下建章奇姿標上瑞正色麗中央昭祀

祠壇畔聲歌太液旁鳳教鴻作侶天與菊爲裳神雀非靈

異流鶩愧彩章集汙盌我類一舉戛雲翔

過項羽廟

八千子弟已投戈夜帳猶聞怨楚歌學敵萬人成底事不
思一個范增多

寄寶臣寺丞

萬里扶靈宅壽阡謝公純孝是家傳廬開四尺同寒士榱
列三圍陋昔賢先域定生連理樹門人多廢蓼莪篇我心
罔極君應念露白霜清泣昊天

藍溪閑居

白鹿原東虎堠西結廬岑寂映藍溪霜侵僧履蘭三徑秋
入農歌雨一犂耽枕溜聲疑水宿拂簷山色類巖棲閉門
養拙無人問揭盡陳篇日又低

開元寺凌虛閣對雪寄解唐卿藍田

璚滴琳華一夜凝浚虛雕檻曉來凭眼觀銀色三千界身到瑶臺十二層玉灑砌塵供庾斛粉融簷水妬房陵化人宮好分明在恨不同君把袂登

雉媒

朱冠衮背一何鮮聲厲情驕目悍然若道物情皆錫類雉媒爭似鳩媒賢

還劉處士先令公鄆功名錄劉公事朱梁

當年力戰蕩妖氛十萬雄師四七勳將略妙欺班定遠家聲高過李將軍銘圖魏鼎文猶在筆勒燕山跡尚分今日閉披有遺恨可憐生不遇明君

讀劉蕡策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

藥石危言治亂箴賈生晁錯是知音可憐當日司文者不畏人言合愧心

謝人惠三峯朱柿

烏椑珍果盆丹名新折紅林蔕尚青漿冷夜凝仙掌露味甘秋剖楚江萍圓堆玉椀櫻難並剩薦金樽酒易醒應念茂陵消渴者整籃封貯到雲扃

過田文墓

當年聞奏雍門琴話着池臺淚滿襟何況今朝陵谷畔池臺無迹可追尋

對雪寄崔仲裕時在藍田聞崔在酒舍

奪鶴韜霞勢漸濃卷簾亭館好支筇乘槎路闊寒凝凍種玉畦平曉被封天上瑤宮當月圃海中銀闕聳鼇峯思君不得同吟賞知在旗亭第幾重

南齊

曲江歡宴侍華裾舞拍琴歌藝有餘獨有純臣王叔寶解

陳封禪一篇書南齊太祖曲江宴羣臣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所解惟解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湖上逢漁者

雨蓑烟笠洞庭秋獨璽綸輕一葉舟擬共停橈醉天幕緩歌濯足不迴頭

秋日端居

暑退蚊雷靜門閑雀刺稀露莎蛩自急星樹鵲何依井臼貧雖樂溪山遠未歸時情似秋鴈一一背寒飛

讀子虛賦

聽辭深恨不同時及到同時位太卑爭似唐皇將頗牧禁中言下用無疑

陳公亞之三十丈復不逮承其教誨也事業在卿士大夫者以補國利民傳復少于先子遺書中得公啓問詩章讀之往往意在栖遲若送行閬中詩公時爲審刑官朝中望譽始充大已有乞醉播閒之嘆是知君子自重而不苟合者虞富貴以非道而至如盜竊禽暴焉則非道者烏得而及之然後踐履無非義弛張莫不仁事功可勝紀哉公忠言美庸固易考清遠之趣疑多在文章常恨不得盡見之熙寧九年冬居彭城公孫師仲出雜詩稿一卷詞格秀古造句愈工則入淡泊愈深若借宅云四壁舊貧盜畏盜一枝雖小易容巢贈無已師云他年遠公社若個是遺民藍溪閑適云霜侵僧履蘭三徑秋入農歌雨一犂秋居云井臼貧雖樂溪山遠未歸貽漁者云擬共停橈醉天幕緩歌濯足不迴頭聞之者孰

不灑然而若醒超然而自愛復疑在文章者今一卷之
藁已得如是之多固足為喜又得玩君子始終之尚篤
吾所好顧何樂如之詩大小二十二篇閑中送行不與
焉逸者可知已十一月三日曲阜顏復書
穆覽詩緬想風跡而欽豔鐵君趣尚遠矣
書故三司副使陳公詩軸後
破錦囊開玉振金舍人胸次右丞心為時黼藻衣冠藪
與國丹青翰墨林慷慨似誰雙舞劍風流隨處一歌琴
燕詒苦志追先烈子夏何須論淺深　元豐二年三月
廿三日陳留張徽
元豐四年七月於吳興始識公孫師仲師道遂得公之
遺藁以觀長樂林希
天聖中先太尉與故相國龐公同為羣牧判官故省副

陳公與龐公書光以孺子得拜陳公于榻下元豐二年八月乙丑晦陳公之孫法曹過洛以公手書詩藁相示追記五十年矣烏呼人生如寄其才志之美所以能不朽于後者賴遺文耳茍無賢子孫其湮沒不顯於世可勝道哉光竊自悲侍公之久今日乃得睹公之文又喜法曹君之賢能顯融其先烈是敢嗣書于羣賢之末涑水司馬光

陳公固所常聞然不及見也今公之孫以公詩爲示讀之亦足以想見其風采矣元豐四年七月一日高郵孫覺題

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略盡能稱誦公者漸不復見得見其俚言遺事皆當記錄寶藏況其文

章平公之孫師仲出公之詩廿五篇以示軾三復嘆息以想見公之大略云元豐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眉陽蘇軾

轍頃在南都傳道陳君以鹽鐵公詩草相示轍甚愛公詩之精且嘉君之孝恭不墜世德後六年自歙州還京師見君于鄭陽復出此詩爲示不可以再見而不忘之也丙寅正月七日趙郡蘇轍題

故吏部彭城陳公在仁廟時以御史奉使關中積以故人子見公又見之于河內其後五十年見公孫于淮南於是獲見其詩稿伏而歎息蓋不敢少有述焉也即幸而有如平日公以父黨教之讀書可也如與之言詩則未可也已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陽徐積書

世雄竊伏吏部陳公之賢與令德之孫有以顯融其後

皆見于名卿偉人之所論載幾于成書矣世雄不復形
容其略獨念元豐壬戌閒初識傳道於松陵獲見此書
又三年一邂逅無已于京師今廿有二年矣而二君皆
以不遇卒崇寧癸未端午傳道之子孝友復抱此書泣
以相過撫卷悲懌益以知臧孫之有後竊意此書自是
與陳氏之祖孫隱矣疑其可自致於斗牛之閒者金石
所不能礙也南蘭陵錢世雄謹識

如彼泉流必有源陳家詩律自專門后山得法因鹽鐵
不減唐朝杜審言嘉定丙子冬孟二十四日眉陽任希
夷敬題

按陳公名洎彭城人國朝正史實錄俱無傳然嘗以歲
月考求公嘗歷知懷州審刑院寶元閒自屯田外郎爲
副端尋陞臺端已而出漕京西淮南京東慶歷五年轉

吏部外郎加直史館改使益梓路六年入爲度支副使尋轉鹽鐵后山集載公皇祐元年以副使行河還卒今史亦失書信矣史之多散佚闕遺司馬遷所謂滅功臣賢士大夫之業不述非此之謂歟倘非因詩卷長留天地間曲阜長道顏公侯官宏中鄭公而下諸大賢表而出之則公之景行懿文世之知者益鮮矣雖然公之行事不得書于史冊得見襃述於諸大賢輯成巨軸于百年之後又獲歸諸博雅君子之藏使當世士大夫玩繹嘆詠之不足則其榮何必在彼一時之遇乎嘉定癸酉中秋十七日眉山李𡌴題

林和靖處士詩卷

牙色紋箋本前後六接每接長一尺七寸中三紙短五寸騎縫鈐齊陽文府印書兼正行大如核桃清勁有墨采坡公詩作行楷匀整得唐人風度第六幅小楷夾注尤姿媚兩公雖顯晦殊塗然品格實相亞詩翰真蹟一卷同載自是墨池至寶何庸軒輊乃元美跋謂此蹟得長公題價踊貴何多幸也而敬美至謂若無坡翁詩此卷當無以重價售者吾輩當以坡翁增重噫二美何其抑揚失實歟夫處士在當時已名動人主後世寶其書卽無坡詩亦當貴重况有坡詩則處士聲價雖度越蔡米誰不謂然

制誥李舍人以松扇二柄幷詩爲遺今次來韻

編松爲箑寄山中兼得紫微詩一通入手涼生殊自慰可

煩長聽隱居風

孤山雪中寫望

片山兼水遶晴雪復漫漫一逕何人到中林盡日看遠分樵載昨蓋切重斜壓葦藜乾樓閣嚴城市踈鐘動晚寒

孤山從上人林亭寫望

林表秋山白鳥飛此中幽致世還稀誰家岸口人煙晚坐見漁舟兩兩歸

送史殿省典封川

炎方將命選朝倫治行何嘗下古人擁旆肯辭臨遠郡登艫還喜奉慈親水連芳草江南地烟隔寒梅嶺上春若過中途值歸鴈慰懷能與致音塵

春日齋中偶成

空堦重疊上垣衣白晝初長社燕歸落盡海棠人臥病春

風時復動齋扉
殿直丁君自沂適閩艤舟惠顧晤語未幾且以拙詩爲索
病中援筆勉書數章少塞好事之意耳時皇上登寶位歲
夏五月孤山北齋手書林逋記

書和靖林處士詩後蘇軾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淥不論世外隱君子
傭兒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絶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
我不識君曾夢見眸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
步繞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臺差少肉
平生高節應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
更肯悲吟白頭曲司馬長卿欲娶富人女文君作白頭
吟以誚之先生臨終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
封禪書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

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西湖有水仙王廟

右和靖林處士君復手書七言近體五首其語沖夷可詠而結體尤峭勁然有韻態不作崑崑骨立也蘇長公一歌其推許此君至矣然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臺差少肉二語便是汝南月旦何嘗少屈狐筆也西臺者李建中也嘗分司御史臺考之集稱西臺以偶東野尤更稱耳長公書法匀穩姸妙風神在波拂閒而麗句層出尤剌人眼始錢塘人即孤山故廬以祀和靖游者病其湫隘因長公詩後有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與長公配故迨於今香火不絶乃其遺蹟與長公同卷價踊貴十倍太史公有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若君復者抑何其多幸也歟

萬歷壬午嘉平月吳郡王世貞謹題

世言林和靖先生字不如詩詩不如人然觀此卷亦自瘦勁有法杜襄陽詩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豈先生謂耶世人貴耳若無坡翁詩此卷當無以重價售者第蘇長公去先生時代無幾爲長歌題其卷後推重至此吾輩固當以坡翁增重詎使重末而忘其本也若蘇詩則又是其生平合作余兄謂君復爲多幸誠然萬歴丁亥正月吳郡王世懋書于奉常齋中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卷

公名仲淹字希文吳人舉進士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多自公倡之權知開封府論事忤呂相夷簡貶知饒州西夏師起天子以公負物望拔用爲帥及呂相罷召還中外倚以爲治而公亦以天下爲己任日夜與致太平而僥倖者不便朋黨之論浸聞矣公請罷政事出知邠州屢徙內郡請潁州未至疾卒年六十六謚文正帝親書墓碑曰褒賢邠慶之民及屬羌皆畫像以祠羌酋猶哭之如父齋三日乃去此卷黃素絹本完美無損楷書大半寸餘構體方嚴點畫勁正昌明博大之氣奕奕于毫端見之題識文潞公至邵子中止在本身陳恭公以下幾百家俱尾紙振古大觀也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夫至於舉世非之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論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

如此夫聖人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於後世矣皇祐三年十一月戊申高平范仲淹書

示諭寫黃素爲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寫伯夷頌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筆凍欲重寫又恐因循書札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見教

書從北海寄西豪開卷裁窺竦髮毛范墨韓文傳不朽首陽風節轉孤高戊申後二十有七日許昌郡齋中題

平陽文彥博寬夫

夷清韓頌古皆無更得高平小楷書舊相嘉篇題卷後蘇家能事復何如壬辰歲正月才翁按察富弼題

青州資政寄示小楷伯夷頌許昌相公以詩跋尾因作詩謝二公兼呈永興觀文相公舜元上

法書遙逐使車還嘉句新從相府頒牢落二賢天地外孤竹之二賢風流三絶古今閒台文競曜高逾麗化筆交輝老更閑不用悲吟恐飛去豈無神物護重關

轉運度支得青州資政黄素書韓吏部伯夷頌許昌相公以詩䟦尾遂爲七言因而寄及謹用拙篇記詠殊上

首陽垂範遠吏部屬詞深染翰著嘉尚系言光德音褒崇亘千禩精妙極雙金題詠益珍祕用昭賢彥心

遠蒙運使度支以資政范公所寄黄素小字韓文公伯夷頌請許昌文公淮西富公題詩于後才翁復綴雅什兼寄長安晏公公亦有作衍久兹休退人事盡廢不意雅故未移悉以副本爲貺俾愚繼之對此怔忪既感且愧輒爾率强課成拙句奉呈敢言附驥之乘聊爲續貂之比耳衍上

希文健筆鈔韓文文爲首陽山下人盜止一言旌義士
欲教萬古勸忠臣頌聲益與英聲遠事跡還隨墨跡新
當世宗工復題詠尤宜率土盡書紳
此書皆謗毀艱難者讀之益以自信故退之希文尤懸
歎耳治平二年五月六日襄題
河東薛嗣昌亢宗觀
丹陽邵亢獲觀熙寧庚戌二月庚寅記時領滎陽舟次
泗上
壬辰歲孟秋月使車按部獲一觀焉執中題
范希文好談古賢人節義老而彌篤書此頌時年六十
有三矣癸巳歲夏四月昌朝書
覽才翁家希文手筆伯夷頌輒書短篇于紙尾熙寧庚
戌歲初伏日潁川韓絳子華題

高賢忠義古今同手筆遺篇法甚工寶軸傳家當不朽
追懷餘思凜生風

許昌題後及今二紀乃熙寧甲寅之歲仲冬中澣之日
念往懷賢不覺恨恨伊川逸老再題

番陽劉定金陵陳祐甫同觀元豐四年三月廿八日

辛酉季冬九日當世題

潁川韓縝玉汝屢嘗觀之元豐甲子歲仲秋社日又從
安國借看西府東廳書

元祐二年臘日靖恭楊傑京兆慎宗同觀

洛陽郭彭年建康陳昱同觀宣和夏六月二十有六日

范文正高風表表文采云爲天下後世之仰服蓋不獨
其書也此書皆元老真儒翰墨使人竦然欽賞政和四
年正月六日濮陽李孝彥跋

皇祐三年侍行于青社時先公書此頌以寄京西轉運使蘇公今再見手澤不勝悲慕元祐三年六月二十嗣子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謹題

崇寧五年純粹得見先公先兄遺墨于潁昌伏讀久之涕落紙上七月八日謹題

政和丙申孟秋二十八日趙子琥王孝迪同觀于高平三瑞堂

清江李閈晉陵胡唐老同觀

林种賈公望獲觀戊寅冬十月廿九日記

高賢邈已遠凜凜生氣存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

紹興甲寅八月望建康秦檜謹題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黄素小楷書韓子伯夷頌遺西京轉運使蘇公舜元蓋天下萬世大

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辟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以王號於其衆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爲天下萬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絶然人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有以爲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得仁又何怨至唐時猶有以爲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下亘萬世而不顧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公乎天下萬世有功于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常泯吾爲此懼而幸獲睹范公之所書義士仁人壯顏毅色凜在心目間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膽知畏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也公平生自許忠義緣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目以朋黨擯斥遠外而公信道

之篤躓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蓄積者嗚呼皇祐盛明時公之書此猶義形于色設不幸處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大興李侯甚丁丑歲得此本於燕揭來守姑蘇偕濟南陳君祥汴梁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畀之尊賢尚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拱璧始其家嘗以摹本刻於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蹟于二百四十八年之後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殆非偶然二君議勒石傳不朽而邦瑞主宗祀顧我於署上道輒具論顛末俾以刻晏元獻杜忠獻文忠烈富文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識而蘇公詞翰氣概又公所重宜併刻于後若昌期執中輩雖素有抵牾亦不以人廢焉抑予觀忠宣公兄弟有感手澤言泯意

外志念深矣尤後人所當取則二君皆有典刑文學能
亢其宗族黨所共推尚帥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
寶圖繼其志用衍忠義之傳其永永無斁大德四年二
月初吉陵陽牟巘書

吳興趙孟頫子昂高郵龔璛子敬同觀

伯夷行之昌黎頌之文正書之真三絕也子孫其寶之
哉真定董章

汲郡王儞漢東孟淯同觀大德乙巳夏五十日

文正范公手澤獲見于二百六十三年之後扶植綱常
流傳是寶濟南王文羽保定孫杲同觀時皇慶二年歲
在癸丑暮秋大名王亢宗識

文正范公文武忠孝親親仁民之德克周穹壤是以尺
素寸楮觀者歛衽曹操王敦桓温未嘗書不佳也至今

見者唾之公所書伯夷頌流入秦檜賈似道家繇賈遂沒入官宋亡出於燕趙間復歸吳范氏世所共貴重者有在也熙盜以來見者必著姓名豈欲託以不朽耶茍不知觀感興起之徵求公之心希公之德徒珍玩是誇亦秦賈耳不幾于狎大人乎凡我同志相與勉焉泰定丙寅七月十九日天台後學楊敬德書

古人尚友以其類也伯夷之心惟孔子爲能知之千載而下惟文正范公有以似之文正之心惟朱文公爲能知之千載而下其亦有似之者乎嗚呼希矣至順壬申夏五月宛平曹鑑拜手謹書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爲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黄素小楷書伯夷頌寄蘇才翁蓋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

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將以仰希古人而于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迹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茲非其徵乎東陽柳貫謹題

豫章先生集有此帖跋云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爲俗而小楷難于清勁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書立名來世然翰墨乃工如此蓋喜多能雖大賢不免焉志仁伏讀諸名公所題大篇短章於伯夷之清風昌黎之偉詞文正公之寶墨賢侯歸帖之美聞孫承家之懿藻繪盡矣尚何辭之措敬書山谷此跋以補缺遺又山谷嘗跋公真迹云范文正公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老年觀此書乃知用

筆實處是其最工想其鉤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此跋首述才翁所云於寫伯夷頌亦相關涉因牽聯書以歸之竹趣先生晚學清江羅志仁拜手

文正公所以師表百世者固不在書然筆法之妙自足追媲古人故蘇公號稱能書者亦從公求之以爲珍玩焉書此頌時已六十有三距公薨纔一年耳而楷法謹嚴一筆不苟如此真可敬而仰哉夫書雖細事而最足以觀人公書如是中之所存可知矣同時如文富韓歐諸公書之工拙雖或不同而其渾厚端莊則亡以異此四五公者坐廟堂邦其有弗乂俗其有弗醇者乎世稱王荆公書如斜風急雨其胸中躁擾可以想見一旦當國遂盡取成憲而紛更之天下騷然而風俗亦一變而趨于薄矣厥然温公復古而國再安章蔡崇新而世遂

亂其正與邪皆莫逃于筆墨之間益信心畫之說不誣然究其大歸則熙寧以前之書多重厚而少輕浮熙寧以後之書多輕浮而少重厚玆蓋世道之所以升降者予嘗從故家盡得宋南渡前墨蹟觀之而竊爲之說如此故并識之俾來者有考焉大德庚子六月乙巳朔陵陽牟應龍敬書

文正公爲蘇舜元書伯夷頌名公題贊甚富二百年間不知凡幾傳至於賈秋壑宋亡北流于燕逸齋李侯時爲部侍郎得之寶藏文府大德戊戌侯自兩淮都轉運使來守是邦謁公祠下求公之後人以與之侯盛德也衎奉檄來姑蘇理海舟之獄范氏之族長竹趣先生出示幸獲觀焉大德庚子秋七月小子李衎再拜謹識

右宋推誠保德功臣贈太師中書令魏國范文正公書

唐韓子伯夷頌眞蹟筆意精嚴動合法度有晉人之遺風熙甯以後名公題識具存誠寶玩也按公書此頌遺武功蘇舜元南渡後歸秦檜氏又歸賈似道氏宋亡流入北方李侯戡得之京師來守吳實魏公之鄉因謁公遺像以其書歸其後之人今藏于范氏義莊子孫世守之竊嘗謂時有代謝世有盛衰至於天理民彝則越萬世而不可泯者必有人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死生之大舉不能以動其心乃足以有爲也太史公纂史傳思可以厲節義維綱常者許由務光之倫其事不經得孤竹君之子遂爲數千載人物稱首遷之志念深矣唐韓子探其微旨著伯夷頌文正公復得韓子之旨而爲之書蓋公屢以忠讜不容于時遭誣擯斥守道彌篤所謂不動心以有爲者其在斯人歟夫聖賢所遭之時雖異

至于厲節義維綱常而天理民彜賴之而不泯者則一而已故觀此書者莫不興起書云乎哉贊曰　於昭民彜不億而泯肅肅元夫厥德孔純弗移弗屈執中允固思皇九有克盜無斁民不可乏主我不隕厥清匪茲元夫日離亂爭此何人斯孤竹之子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韓侯作頌郁郁其章魏公書之翼翼其相死生弗渝是式是似曠代同心惟予與爾人獲遺書如圭如璠懷德不替來歸其孫維魏公孫子永保勿失悖我風化尚祚皇國後學柯九思拜手謹書

古之君子之於學也至於成已成物其於天下國家則曰功成治定所謂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言也蓋物格知至而至於國治天下平者如此非苟以爲言而已世之君子何其言之詳而卒不見其成功耶若文正范

公則所謂能言之而能行之者也觀其所書韓子伯夷頌豈特筆墨之妙其爲萬世之慮也深矣後學京兆杜本敬觀

魏國文正范公在宋朝爲名臣稱首當時論者或直以爲聖人或方之以夔卨是豈泛然而爲之言哉觀魏公出處始終大節一合乎道其豐功盛德煥乎簡冊若日星之不可揜山嶽之不可齊與天地相爲悠久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歟今觀魏國所書伯夷頌筆法森嚴真可與黄庭樂毅等書相頡頏是則魏公非特于德行功業超然傑出其於書法亦造乎其極者也然公不他書而書韓子伯夷頌者尤見公切切于綱常世教未嘗一日而忘也披玩再三令人歛袵起敬至元年三年後丁丑歲秋九月盩厔後學泰不華謹書

首陽高節退之頌之吏部文章文正書之時稱爲三絕趙宋諸賢及有元之諸大夫士題詠之不少置其八世孫靜翁裝潢而珍襲之求名筆以發其光華信可寶已余嘗私竊論之伯夷以特立獨行之節不待退之頌之而可顯唯得退之頌之則其節爲益顯吏部以日光玉潔之文不待文正書之而可傳唯得文正書之則其文爲益傳故伯夷之節唯知適於義而已初不計後之頌與否也退之頌之深以爲亂臣賊子不守名節者之戒初不計後之書與否也三者無心會而爲一虹光渥彩昭如日星之垂天使世之亂臣賊子未爲者而觀此書此頌則神駭心悸而不敢肆其惡已爲者而觀此書此頌則膽落魄喪而無所逃其罪其有功於世教大矣且文正以清才茂行爲時名臣先哲稱其事業滿邊陲忠

義滿朝廷聲名滿天下則字畫乃其餘事然猶莊楷遒麗過人如此真趙宋第一流人物也余適以事過吳伏謁祠下靜翁持成卷示予故欣然書之以俟夫知言者得焉蘄丘韓璵載拜

伯夷頌首云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此數語已足盡伯夷之心文正公親書此頌匪惟知之亦允蹈之觀其立身大節亦不顧人之是非信道篤而自知明者豈非豪傑之士哉其裔孫靜翁先生恬愉樂道獨能保有斯文而珍藏之觀此者千載清風俱凜然矣後學永嘉鄭僖再拜書

范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後有秦會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

李侯戡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
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
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
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
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
爲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
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爲天下
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不容復贊一詞也至正七年秋
正月甲子後學黃溍敬觀

宋范文正公書唐韓文公殿伯夷頌想其清風勁節德
行文章真希世之三絕也元季平江太守李侯戡得之
中原歸之范氏子孫可謂劍出豐城珠還合浦李侯其
亦仁人之心歟展玩之頃頓覺忠厚之氣凛然在天地

間令人毛髮竦立宋朝十相敬仰之忱藹然見於言辭之表素賈二公猶加企敬而珍藏之度其心寔無所愧大明兵至義莊祠宇俱爲灰燼此卷同罹此患覬必不存大宗孫廷珍十世孫天倪復購之于軍砦中嗚呼公之靈在天天佑其忠俾公之手澤不泯於世是知公之遺澤未艾也雖生二百載後而獲觀覽猶青天白日景星鳳皇快平生之心目也河東後學王雖拜書

韓文稱頌伯夷賢黃素真書慶歷年月照明珠還合浦春風長共義莊田至正甲申六月辛未燕山篤列圖再拜

伯夷古賢人昌黎追作頌文正小楷書尊仰世所共李侯吾故人收藏萬金重適來尹平江范氏裔陪從一日拜祠下歸諸子孫用三賢固自佳侯德亦堪誦再拜書

五言心鄰辦清供大德巳亥四月十五日曹南馬紹書
於平江旅次舟中
長白山中名相出首陽山下若人賢古今如此能多少
歲月相望越二千遺墨來從新畫載故家復取舊書氈
偉哉君子無窮澤留得遺芳奕世傳嘉興張伯淯謹題
班固人表吾嘗疑第一武王二伯夷我謂伯夷可第一
武未盡美宜二之退之第一唐文人希文第一宋輔臣
韓爲夷頌范爲寫三絕誰歟什襲珍星奎運餘三百年
皇祐慶歷諸鉅賢逮至渡江乾淯後珠題玉跋盈長篇
范氏衮衮饒公侯幽州栝州至蘇州行軍元昊驚破膽
義莊睦族春復秋子子孫孫居吳中指李後人今黃龔
錦囊偶貯此三絕燕香夜寒吐長虹衮衣繡衣觀且詩
故國喬木興咨嗟大尹不吝歸趙璧祠以少牢復其家

提學翰林索我詩肯捐此寶眞復奇授者良難受者易
卽此可刊遺愛碑大德庚子春上丁之明日紫陽方回
萬里

企淸風兮薇山之陽寶芳帖兮薇露之香意人世不可
以久留兮雷霆下而取將幸鄭侯之巾襲兮儼墨蹟之
未亡把一麾而東來兮文正之鄉喬木蒼蒼兮蘭菲菲
其彌芳嘉先正之有後兮偉德澤之長出此帖而歸之
兮甚魏笏之輝煌時不可兮再得勉世世兮珍藏天台
柯謙

名並日星眞細事義參天地在人倫寥寥千古空遺蹟
薇滿西山意自春
伯夷淸節韓公頌范老銀鉤韓子傳屋壁遺書還孔氏
誰人得似使君賢金華胡長孺

范文正公黄素小楷昌黎伯夷頌蓋在青社時所書以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者也後二百年大興李侯戡得此本于燕及南來守吳乃文正公鄉里即訪公子孫以畀之范氏喜而求書爲賦

有耳不聽下里巴人有手不寫劇秦美新天生靈物寄我體可惜穢棄同埃塵清風百世希文老一字流傳今是寶誰知堂堂伯夷頌曾借春暉發枯槁韓子也復英雄姿冰寒斗峻餘文辭吹嘘自起北海隱膾炙聊慰西山飢天荒地老精靈在處處江湖虹散彩書離孔氏忽自歸金遇龔侯如有待世情愛古兼愛奇書奴滿眼非我師請君焚香盥手拜此帖歸洗人間兒女癡剡源戴表元再拜

小楷青州三絶碑復還范氏事尤奇不知百世聞風者

更有何人似伯夷

古今一理是綱常范筆韓文妙發揚公餓首陽元不死

春風歲歲蕨薇香錢塘仇遠再拜

退之嘗作伯夷頌綱常更爲文章重小范老子翰墨香

吹醒首陽千古夢爾來宇宙三百年封灰不壞盜非天

姑蘇李侯賢太守爲將手澤歸雲亡因憶右軍修禊敘

智永藏之固其所今比蕭翼誰賢愚豪奪何如能樂與

君子於物不留意好德終然勝好古劍許徐君自有心

書還孔氏非無故粟可不食國可辭較之一紙真毫釐

聞風廉立遽如許信哉聖人百世師西山之薇何獨美

向微二字一草耳東海魯連死猶生中書馮道生已死

承平文獻傳至今品題先後如盍簪就中何人合媿死

九錫不是夷齊心楚北村民湯炳龍題

逸齋相公總管以所藏文正公書伯夷頌歸于范氏懷賢尚德之心士大夫皆樂道之爲詩若文盈軸甚盛事也不揣蕪陋僭賦小詩高沙龔璛拜手

一時端合極斯民萬世寍無啓不臣此意聖賢非二致誰令今古共彝倫

墨胎事遠須頌聲在青社人鈔楷法新尺素郡侯還范氏先憂天下亦同仁大德庚子二月廿一日書于義宅之西序

海濱二老本同歸末路殊途孰是非扣馬匆匆扶義士可憐未識首陽薇

韓辭范筆照千齡扶植綱常似六經日月爭光宜下拜莫將此眼對蘭亭眉山史孝祥

先哲吾師表斯文古鼎銘義形扣馬諫書勝換鵝經故

事徵皇祐鄉祠謁仲丁登堂覩遺墨山雨颯英靈
心田垂世遠手澤歷年殊誰購山陰序真還合浦珠身
惟名不朽書與道同符諸老珍題在猶堪立懦夫蜀後
學鄧文原頓首

伏承主奉范君出示先世書詔及文正公手書伯夷頌
令集題識仰推前賢爭光日月不敢妄有贊述輒以鄙
句奉謝用表惓惓景慕之意云爾蜀郡虞集頓首

慶歷元臣細字書清風直與伯夷俱潞韓幷識堪春應
秦賈爭藏寶鐵汙神物護持天愛寶子孫驚喜海還珠
敢以微塵贊喬嶽願推餘論砭頑夫
企仰前賢歲月深阿衡事業伯夷心義田猶是當時祿
遺象能令百世欽竊頌詩書求彷彿默嗟人物轉銷沈
誰人漫浪矜家世看取天平萬石林

敬題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卷尾長沙湯彌昌頓首再拜
頌文遙附青雲傳楷法獨推黃素書百世清風元不泯
兩公高志更誰如珠遺舊入權臣橐璧返今逢刺史車
一卷寶藏同魏笏虹光清夜燭寒虛
翰墨嘗託文章傳文章益重節義全使無節義照今古
文章翰墨空嬋娟特立獨行不顧衆萬世標準權亦用
吏部雄文破鬼膽爲渠湥璱西山夢范公相望逾千齡
人物自與臯夔并黃素細書伯夷頌白頭不草太玄經
一字千金價無讓虹光夜徹星斗上夷清韓頌高平書
再拜莫作文翰想奸臣襲藏猶畏仰面無生色泚流顙
珠還氈復子孫賢我信斯文天未喪佳辭譽書嘗有餘
嗚呼節義不可一日無致和元年中秋日金華後學胡
助再拜謹書

文正千金士精忠懔不亡勳名山嶽重翰墨日星光喬
木參天古幽蘭疊砌芳我來拜祠下端欲濯滄浪高昌
偰玉立再拜

孤竹身爲百世師范公手染退之辭不知青社揮毫日
得似天章論道時

鐵畫銀鉤黃素帖珠還璧返歲寒堂須知此事關風教
子子孫孫壵寶藏吳後學千文傅再拜

青青首陽薇皎皎孤竹子求仁亦何怨清風千萬祀昌
黎述玄聖雄文劇頌美偉哉青社書感激有深旨列宿
麗寒旻羣鴻戲秋水李侯信卓犖不惜百金市分符守
吳會開緘授雲耳故物傳衛公遺璧歸孔氏一玩三嘆
息當思繼前軌元統乙亥三月壬寅新安汪澤民再拜

范文正公道服贊卷

白紙本色澤光膩高一尺闊一尺四寸菽許小楷七行行筆瘦勁風骨峭拔妙得樂毅論法與可跋牙色紙作徑寸大行押神氣充溢望而目竦吳立禮跋饒有古趣餘跋並墨采照耀前後宋印尤鮮豔精奕

道服贊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請爲贊云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遙是與虛白之室可以居處華胥之庭可以步武豈無青紫寵爲辱主豈無狐貉驕爲禍府重此如師畏彼如虎旌陽之孫無忝於祖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人之左右令人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寗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

閣題石室文同與可

獲觀文正公之詞翰渲重清勁如其爲人每展卷諷誦未嘗不想見風采何名德之重使人愛慕如此其深也

富川吳立禮題

竊觀范文正道服贊文醇筆勁既美且箴以盡朋契之義有以見高陽公之德矣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諒哉

熙寧壬子年十一月甲子吳興戴蒙正仲題

范文正公祥符八年進士也其爲同年許比部作道服贊詞莊義舒懋乎有德之言哉南北分合餘二百年而幅幀疆理復混爲一區公之孫曾嗣守先業不懈益恭得公書遺蘇才翁韓文公伯夷頌真蹟而寶蓄之且摹刻於石今年至正元年益都宗人復自北攜此贊併公侍祠像來南而歸之合浦之珠曲阜之履得於既失所

以妥重宗祊藻飾世緒者夫豈偶然之故有相之矣熙寧閒文公與可題識云希道比部而不著其名宋登科記當自可考也卷中有東漢太尉家學祭酒印高陽及仙系小印皆緣許氏則是贊之爲許氏物蓋巳久矣不知何時而遂失之也計作贊時許公爲平海掌書記耳熙寧始轉至比部其恬於進取如此於以見許公亦盛德之士不然公豈肯輕以清其意潔其身者而許之哉昔公書伯夷頌以遺才翁今復見公爲希道撰書此贊則希道亦才翁一等人哉宋三百年文運休明泰治熙洽自景德祥符而始盛觀公此贊則公與許公之聯芳科甲信人才與時升降者爲不誣矣至正元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七日東陽柳貫書

文正公爲同年友許書記作道服贊言皆至理書特清

勁至今觀之竦然增敬所謂寵爲辱主驕爲禍府重此如師畏彼如虎是又美不忘規益可玩味乃知異時丞相堯夫布衾銘實權輿於此歟然是贊不載文正集中則公之文之遺者有矣抑亦盛年之作而或失于編次也耶因綴廿字以寓景行之意云

文正道服贊忠宣布衾銘家乘揆一德名言符六經

至正癸未春正月廿日金華胡助書

黃山谷古今名書者猶推文正公小楷筆精而瘦勁自得古法世人可不知所重耶成化辛丑六月廿日高唐

劉魁拜題

范文正公道服贊其書有法而詞有氣前人題跋盡之矣余復何言敢僭用公韻敬作遺墨贊欲范氏後裔益知所寶重云

式觀遺墨端嚴濟楚柳骨顔筋微孰公與龜文龍麟或
翔或處烈士忠臣兼文兼武盡見諸形曰心爲主詞發
諸口曰學爲府石抉怒猊章成繡虎百世珍藏弗替厥
祖成化辛丑秋八月八日句曲戴仁題贊
予嘗謂士君子能爲光明俊偉之事業必先有高潔洒
落之胸次爲之地也范文正道服贊所見如此其心身
固若蕭然在風埃之外則其所立之卓越千古者有心
哉成化甲辰菊月蘭亭司馬亞題
右范文正公爲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贊眞蹟道服之製
不可考許公爲此其意蕭然物外必非不臧之服也不
然文正公豈率易爲人下筆者哉此贊今藏范氏義莊
贊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語亦不可得者也延陵吳寬
謹題

嗚呼道服非儒也而文正有取焉其自清自潔之謂豈誣也耶然則紆青曳紫而自蒙不潔者誦此多芒刺矣

弘治十年夏四月朔後二日刑部郎中赤城盧濬拜題于姑蘇公館

范文正楷書道服贊遒勁中有真韻直可作散僧入聖評贊詞亦古雅所謂寵爲辱主驕爲禍府是閱歷後得之非漫語也跋者皆名賢大夫而獨文與可黃魯直柳道傳吳原博最著魯直結法端雅了不作生平險側而過姸媚極類元人筆如揭伯防陳文東輩亦能辨之恐魯直真蹟已亡佚爲元人所補耳成化中御史戴仁贊頗得吳興意而名不琅琅故拈出之巳卯王世貞識

曼卿古松詩卷

公名延年字曼卿宋城人爲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略爲文勁健于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張知白勸之仕官終太子中允公嘗上言請爲二邊備緩急不報及元昊反思其言召見命往河東籍兵鄉凡得十數萬又嘗請募人使唃厮囉及回鶻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奉使河東卒此卷黃羅紋綫本擘窠大書每行三四字墨光熊熊氣岸偉然捲尾黃椽跋下有叔茂父北山之愚二印

古松

直氣森森耻屈盤鐵衣生澀紫鱗乾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蒼蘚靜緣離石上綠蘿高附入雲端報言帝室掄材者便作明堂一柱看　石延年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蹟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燒起甲色夜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為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其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為字畫猶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詩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為二妙也四明樓鑰

節度推官廳事舊有籌筆驛詩石刻流傳入郡圃中師夏請於使君得復舊觀暇日過袁君木叔家見古松詩筆其嚴密勁健尤為卓絕因摹刊之以為籌筆驛詩刻之對曼卿翰墨不多見于世巍然從事之廬破屋數間雖不足以蔽風雨而二刻屹立其中未可以為陋也又

得文昌樓公爲之題識益光榮矣木叔之先君子好奇嗜古所蓄前輩遺墨甚衆此其一耳慶元巳未上元日古汴趙師夏書

士大夫豪宕奇崛者爲文必峭拔清遠閒放者有句必高妙故梅詩之踈影橫斜和靖如圖寫此花松詩之半天風雨曼卿獨膾炙人口也自昔論詩者嘗爲寫情非難狀物爲最難過于體倣或失之俗略于比喻又失之泛必渾然天成宅物不足以當之斯爲美爾曼卿平生意氣卓犖多慕古人奇節偉行其見于辭章之末又肯爲兒女子軟媚語耶梅聖俞以雲影濤聲之句過此作非矣節推趙公得眞蹟于袁正肅之仲弟木叔而刻之石二百年來陵移谷遷何物不爲塵土之歸而此刻至今存焉半雲翁性尤嗜古名賢翰墨購求至富故此紙

亦在匧藏故家遺物之列家既析要又幸必可得而寶之造物者若有私焉嗚呼故家遺物歷年之久而卒獲所歸有如此帖者乎敬書此以誌余感歲在元默敦牂夏五月北山老樵黃樛敬書

曼卿號詩豪發奇索幽祕對語禽關樂生香花交樹翕然伊洛間妙絕稱者亟清放挾滑稽其風如晉靡馬逸遺躅墮云賴石學士狂調烟花館弗愧街司箠落考褫韡袍坐嘯傲羣恥作詩喻罷進遺韻寓謔旨排闥就錢愚博飲略汝爾卒與劉潛醉因巢鼈自擬止酒迨遵戎枯渴遂及死蒼筆留松篇心畫森規矩古以畫觀人無乃倒非是躐顏復涉柳廉隅巘神鬼歠柙怒虎兕武庫耀戟棨當時朱夫子不害肖瞞體道德百代師朱紫局足訾曼卿賁在外紫陽衷則匪我今罔異同口舌吾過

矣拙肘嘆莫學師聊以指運几絲辭更高颯謖謖松風起其人嘗不土或在砦城裏後學長洲沈周

天之酒星化曼卿之神薄遊鶯花世界醉日月於酒船真能以大夢處世者歸主芙砦城宜其仙也雪堂翁詩以寶之今想與赤壁化鶴同翱翔其樂無涯曼卿詩句字畫名賢品贊蔑以加矣豈容言下着語此詠古松墨蹟余獲拜觀不覺神爽飛越自慶爲平生之幸宏治乙丑冬十一月十日吳郡黃雲題于華氏之尙古樓

王荆公書萬行首楞嚴經

公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擢進士高第熙寧初拜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新法並興賦斂繁重天下騷然矣大臣臺諫相繼論列貶黜殆盡旱饑民困慈聖宣仁至流涕爲帝言始感悟出知江陵及再相惠卿發其私求去上亦厭之罷判江寧府明年封舒國公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紹聖中謚曰文此卷牙色箋高九寸長三尺四寸小行楷七十二行南軒評公書初若不經意細玩有晉宋人佳處但例多匆匆草草如其性之卞急耳前後押子昂印陳惟寅元印墨林藏諸印牟巘之王叔明二跋並行楷甚佳龍惕子三則從高宗伯牘中錄出補入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余歸鍾山道原假楞嚴首本手自較正刻之寺中時元豐八年四月十一日臨川王安石稽首敬書

霜筠雪柏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王介甫既賦此詩元豐八年四月竟罷政而歸書經乃其時也繼遂為元祐矣假本道原卽劉祕丞恕也經中十二者欲令法界衆生求男得男是時雱已卒介甫之意端有所為後舍半山所居為寺申其薦拔可嘆也作字有斜風疾雨之勢亦其性卞急使然然不妨妙得書法陵陽耄叟牟巘之書

觀世音菩薩發妙耳門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與眼耳口舌身意日劫相倍此一節楞嚴經之法髓也荊公暮年深悟佛理故特於是經提出而親書之所以深警禪學

之士豈復有心較世間之榮辱是非及字畫之工拙也哉後學王蒙嘆慨而敬書之

荆國王文公安石神宗朝位宰相其經術行業固不暇論而文章簡遠可法詩宗杜少陵間有古體然書法行筆偏圮爲前人所棄故傳世甚少公退居之後書此經者自悔殘生而已

此經佛氏初入中國以緣業化誘愚俗其言卑近易曉亦不過使之怖畏自修不敢爲惡耳及傳入中國既久其徒轉相梯接講演空妄勝大之言成爲義學末幾變而爲禪不立文字直以爲一顧盻一話言之頃便可識心見性超悟道妙如此捷經一開不唯化喻羣愚雖高人達士亦莫不靡然從之殊不知彼但可施于一巳以爲寂滅之計而非吾儒人倫日用之窮理乃亦以之施

於天下國家如行榛棘之塗鮮有不困于幽誤顛踣者韓子欲繼三聖而焚其書即孟子距楊墨之意也予謂仙佛之為異端一也然修鍊之徒往往靳秘其術不輕授人故從而習之者無幾佛氏之教乃欲廣化羣生必棄而君臣去其父子夫婦皆歸于我若此不已則天理與民彝不幾于熄乎故詳味此經之旨則其輕重淺深亦可見矣龍惕子書

宋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本撫州臨川人後居金陵官至丞相封荆國公謚曰文追封舒王凡作字率多淡墨疾書初未嘗略經意惟達其辭而已然使積學盡力莫能到評書者謂得晉宋人用筆法美而不夭豔瘦而不枯瘁黃庭堅云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蕭散簡遠如高人勝士敝衣敗履行乎大車駟馬之間而目光在

牛背此是荆公手書楞嚴經旨要視其所摘乃深于宗教由其積學累功所致非尋常漫自抄寫可擬況其書圓轉健勁别有一種骨氣風度俊逸有飄飄物外之想余家法書頗衆如此本者止獲是經卷世所希見寂寥之中一展閱之亦可以出生死遊淨土不爲無益絶勝羅塵綱溺嗜慾饕餮墮餓鬼趣中歷刧不能超也豈特貴其書之奇妙而已哉墨林子項元汴敬識于瓔𥂝菴

劉原父書南華秋水篇

公名敞字原父新喻人慶歷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熈盌元年卒年五十公學問淵博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文尤贍敏掌外制時立馬成九制歐陽公有疑質問對使揮答人服其博

絹本朱絲欄高九寸長一丈三尺每行十許字書學顏體絕似蔡忠惠公與忠惠同朝豈以其書推當時第一有意倣之耶卷南渡時爲王相淮藏淮事高孝光三宗議論多有可觀惜不喜朱考亭與僞學之禁毒痡善類不容于清議耳尾紙宋元明諸家題詠名蹟奕奕董宗伯尤後勁也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閒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巳順流而東

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海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覩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于虚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于涯涘觀于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虚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在于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

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于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

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邱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爲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于道耶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于理達于理者必明于權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巳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于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每讀南華至秋水篇輒三復不能巳因得聖從所遺蜀烏絲欄自書之至夔憐蚿以下不錄聊取所賞適云嘉祐庚子秋七月廿九日劉敞遠父題

劉原父嘉祐間得聖從所遺蜀烏絲欄書南華秋水不忘賞適尤爲歐陽公之所寶玩頃嘗見之不能釋手今

得此卷而保其觀淯熙九年六月既望書於東府南窗

金華王淮季海

此魯公坐政事堂遇大有為之君有以折衝萬里之外而重中原之文獻其從容整暇蓋如此奕惇得從其諸孫王成父游一日見此亟請而書之熟視其鸞臺鳳閣之章三嘆而作曰前之不忍聞後之不忍見而顧瞻嚀昔又如此王成父其可不寶之耶後學潘奕惇生於嘉定之癸未後五十八年辛巳拜手以書期風雨之漂搖而此卷之勿失云修褉日

秋水一篇書不竟都堂三印篆如新中元江左風流事回首人陳蹟未陳潘桂題壬午九月望後一日

不識劉公字今方覩一斑筆兼歐蔡體品在上中間後學徐本潤敬題壬午孟冬

嘉祐去晚唐未遠一時名公書猶有唐人風致遷父舜卿輩是也至東坡山谷始大變東坡尚有會稽北海體製至於涪翁全無古人意蓋世降風移使然響搨之法今無能者撫卷慨然元貞二年中秋後五日鮮于樞拜觀因信筆記

原父侍讀高才論議博物洽聞固爲一代偉人然未嘗以書名世而丞相獲以爲寶手自題品識以三省印章想其賞愛之篤亦如原父之好莊文有會于心非他人所能喻也雖然以原父之賢其字畫見重于世自丞相至今百六十餘年猶爲王氏所蓄眞舊物也來者尚謹藏之至正二年壬午五月四日中山李桓晉仲書

莊生秋水雄無敵原父眞書韻有餘丞相魯公題印在後人奚啻寶璠璵薊邱李衎

昔予觀歐陽公集古錄知其所託古器物形製量數篆刻字畫必經劉原父侍讀反覆參論而後定原父之學不可及矣而其翰墨世少見之今觀鄉相魯公家所藏原父手書莊子秋水篇大約字盈千餘筆墨鮮潤楷法豐美出入蔡薛間而無窘束信一時書苑之珍哉柳貫題

把玩劉公一紙書遠從嘉祐迄湻熙魯公手澤都堂印百世子孫文在茲古遂趙㬇

右劉侍讀所書莊子秋水篇丞相魯國王公家藏故物也公之題識當湻熙九年于是居相位已幾一年矣故題云觀于東府而并用三省印及冀國公章于其後按公七年以樞密使始封信國八年拜右丞相復封福國九年進位左揆因改封冀國至十三年遂疏封于魯其

封冀在九年之九月而題識乃其年之六月則冀國印
章蓋題識之後所續用也此卷今公四世從孫鉛山縣
尹雲翁所藏翁之子閣俾禕書其故如此若劉公書法
之妙諸公論辨已悉茲不贅述至正十二年十二月既
望宗人禕謹記

宋人書法近古蘇黃諸大家外如劉原父雖不以書自
名而意格亦自得其梗概矣後人鋪置點畫如布棋算
雖窮歲極力安能有所得哉連日閱晉帖撫此又不覺
其三嘆也成化丁未夏六月廿七日長沙李東陽識

此卷金華王相國家故物其印章題識先後賴文忠公
一辨正之今爲盱眙陳少卿明之寶藏可謂得所歸矣
宏治癸亥冬十一月七日後學吳郡徐霖題

劉原父立馬揮九制其敏極矣而從容賞適之筆端雅

凝重乃復如是前輩風度固未易論也豈獨書哉無錫

邵寶題

盱眙陳明之官至尚書收藏書畫甚富每有李長沙題跋吾家江貫道江山圖李唐桃源圖皆陳氏物也此卷最矣董其昌題

薛道祖雲頂山詩卷

公名紹彭字道祖號翠微居士長安人官祕閣修撰
工書人稱米薛自呼薛米高自標許如此此卷牙色
潔箋本高九寸長八尺五接書體似君謨墨濃筆古
騎縫押張晏元印三方跋惜失去紙亦稍有蝕痕

雲頂山詩

山壓衆峯首寺占紫雲頂西遊金泉來登山緩歸軫昨暮
下三學出谷已延頸山名高劍外回首陋前嶺躋攀困難
到賴此晝亦永巍巍石城出步步松徑引青霄屋萬楹下
俯二川境玉壘連金雁西軒列阡畛青城與岷峨天際暮
雲隱少城白煙裹水墨淡微影江流一練帶不復辨漁艇
東慚梓澤隘右喜錦川迥磐陀石不轉枯枿弄芒穎四更
月未出蕙帳天風緊客行敝帚垢到此凡慮屏暫時外方

遊聊愜素心靜明朝武江路拘窘逐炎景　建中靖國元
年七月廿四日翠微居士題

上清連年寶享清適絕塵物外皆自製亭名也錄示詩句
未見佳處想難逃老鑒也舊藁不存尚可記憶

雨不逕行徑雲猶依故山看雲醒醉眼乘月棹迴瀾水上
三更月烟中一葉舟寒臨重閣迥影帶亂山流暮煙桒樹
暗落日渭川明平林映日疏野草經寒短霜乾葉飄零日
出水清淺官冷繫懷非吏事地偏相訪定閑人一馬春風
過微雨竹間歸路淨無塵鷗鷺驚飛起秋風菱荇花一徑
入中渚坐來惟鳥啼水雲生四面常恐世人迷綠逕無行
路蒼苔露未晞

曾夢春塘題碧草偶來霧夕看紅蕖無人雲閉戶深夜月
為鐙曉露凝蕪徑斜陽滿畫橋不眠聽竹雨高卧枕風湍

橋橫雲壑連朝渡雨暗鐙窗半夜棋微波拂涼吹淡煙生
遠樹天寒湘水秋雨暗蒼梧暮乘月多志歸往返帶霜露
自然鷗鳥親日與漁樵遇去意已輕千里陌深杯難醉九
迴腸灞陵葉落秋風裏忍對霜天數雁行以上雜記然全
章皆志之矣語固未佳要之恐平生經心一事老友必憐
其散落便風早以爲寄也紹彭上　更有第三編亦不見
來信亦不言及必不在彼不知失去何處如何如何

左綿山中多青松風俗賤之止供樵爨之用郡齋僧刹不
見一本余過而太息輒諷通守晉伯移植佳處使人知爲
可貴東川距綿百里餘入境遂不復有晉伯因以爲惠沿
流而來至此皆活作詩述謝幷代簡師道使君
越王樓下種成行濯濯分來一葦航偃蓋可須千歲幹封
條已傲九秋霜含風便有笙竽韻帶雨偏垂玉露光免作

爨煙茅屋底華軒自在拂雲長
通泉字法出官奴日日臨池恨不如雙鯉可無輕素練數
行惟作硬黃書鄉關何處三素路馬足經年萬里餘多謝
玉華宮畔客新詩未覺故人疎　和巨濟韻臨池通泉為
如字韻牽作實事不笑不笑紹彭再拜

右宋薛紹彭書五紙薛氏三鳳名河東紹彭其後人也
字道祖號翠微居士居長安符祐間以書名名並米芾
今書史會要所載是也水邨陸公得此卷特愛重間出
示余為識數語於後長沙李東陽